



光影之路

CROSSROADS OF TWILIGHT

时光之轮旋转不息，岁月来去如风，世代更替只留下回忆；时间流淌，残留的回忆变为传说，传说又慢慢成为神话，而当同一纪元轮回再临时，连神话也早已烟消云散。

卜

罗伯特·乔丹 著
李镭 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光 影 歧 路

罗伯特·乔丹 (Robert Jordan) 著
李镭 译

CROSSROADS OF
TWILIGHT

下



The Wheel of Time 10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目 录

时光之轮 5： 光影歧路（下）

- 第15章 黑暗聚集____ 1
- 第16章 谈判的问题____ 25
- 第17章 秘密____ 39
- 第18章 和史汪的交谈____ 60
- 第19章 出乎意料____ 75
- 第20章 夜晚____ 94
- 第21章 一个标记____ 110
- 第22章 一个答案____ 126
- 第23章 小饰物____ 132
- 第24章 增强的风暴____ 145
- 第25章 戴上珠宝的时刻____ 158
- 第26章 索哈勃____ 167
- 第27章 必须做的____ 178

第28章 一束玫瑰花蕾____ 191

第29章 闪烁____ 211

第30章 誓言之杖所能做的____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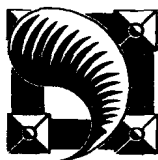
尾 声 答案____ 250

名词解释____ 252

中英译名对照表____ 262

编后记____ 275

第 15 章



黑暗聚集

临近黄昏时的太阳如同一颗挂在树梢上的血球，向这片营地洒下暗淡的红色光芒。在一片广阔的空间，一排排拴好的马匹、帆布篷马车和高轮大车以及许多帐篷排列在雪泥交杂的道路两旁。爱伦娜并不想这个时候骑在马背上，也不想待在这个地方，黑铁大罐中煮牛肉的气味让她不住地反胃，冰冷的空气刺痛了她的鼻腔，预示着更加寒冷的黑夜即将到来。冷风吹透了她最好的红色斗篷，镶缀在斗篷衬里的长绒白色裘皮根本起不了御寒的作用，雪狐皮应该比其他裘皮更加保暖，但她现在完全不能认同这种说法。

她用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拉紧斗篷，策马缓步而行，同时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发抖，只是她的努力显然不是很成功。看现在的时间，她很可能要在这里过夜了，不过现在她还没办法确定自己到底睡在哪里。毫无疑问，肯定会有某个小贵族为她让出帐篷，在被赶出自己住所的同时还要向她露出最衷心的笑脸。亚瑞米拉喜欢在最后一刻才决定睡床的位置以及其他一切事情，而且当她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肯定又会弄出另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来。很显然，亚瑞米拉以为这样能够不断给她施加心理压力，让她感到困窘，从内心产生挫败和屈服感，但这个女人实在是大错特错了。如果亚瑞米拉真的相信爱伦娜·撒安德已经

牙爪尽失,那就只能证明亚瑞米拉自己的愚蠢。

爱伦娜的身边只跟随着四名斗篷上绣着双金野猪的扈从,当然,还有她的侍女简妮。那名女仆只是蜷缩在斗篷里,看起来就像马鞍上的一个绿色羊毛包袱。实际上,在这座营地里,爱伦娜已经无法确定任何一个人还对撒安德家族保持一点真正的忠诚了。在她附近聚集着几群士兵,与他们的洗衣妇和缝补妇挤在一起,他们的衣服上绣着安沙尔家族的红狐狸。两队骑兵经过她身边,朝着与她相反的方向缓步走去,护面钢栅遮住了他们刚硬的面孔,他们的斗篷上是巴瑞恩家族的有翼铁锤,这是两个靠不住的家族。卡琳德和里尔在摩格丝取得王座时,都因为归附速度太慢而吃了不小的苦头,这一次,他们只要看清哪一方更占优势,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带领安沙尔和巴瑞恩家族投奔过去。只要时机一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亚瑞米拉,就像他们宣布向亚瑞米拉效忠时一样干脆利落。

那些在积雪与泥泞中迈着沉重脚步的人们,和以期待的眼神盯着恶心的煮食罐的人们,都是被他们的领主临时征召来的农夫和村民。在他们破旧的外衣和满是补丁的斗篷上看不到几个家徽,零零散散的一些士兵很可能也只不过是蹄铁匠和造箭匠,现在这样的人几乎全部在腰间插了一把剑或斧头。光明啊,还有不少女人带着足以被称为短剑的大匕首,爱伦娜分不清她们到底是农夫的妻子,还是马车夫,她们全都穿着同样的厚羊毛粗布衣,同样粗糙的面孔上满是疲惫。不过,这些都不重要。这场冬季围城战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她们的军队会比凯姆林更早开始挨饿,但这让爱伦娜得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她将兜帽掀到脑后,完全露出自己的面孔,向每一张肮脏而蠢笨的脸点头,毫不在意那些因为她的和蔼问候而惊讶不已的表情。

这些人会记住她的慈爱,记住她的扈从们斗篷上的黄金野猪,知道爱伦娜·撒安德注意到了他们。这是权力的基础。大贵族就像女王一样,站立在人类之塔的顶端。确实,位于这座塔底部的人只是塔基的砖块,但如果这些砖块碎裂,那么塔本身也只有塌陷一途。亚瑞米拉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点,或者她可能从来就不知道。爱伦娜怀疑亚瑞米拉从没与地位低于官员和仆人的人说过话,而她则会和每一堆篝火旁的人们说几句话,也许还会握一下某只满是污泥的手。她会记住自己曾经见过的人,或者至少装作记得他们,这是一种……审慎的精明。简而言之,亚瑞米拉从根本上缺乏成为女王的智慧。

这片营地的面积要比一般的村镇来得大,大小不一的帐篷分散成为上百个小营地,所以爱伦娜能够自由地四处走一走,而不必过于担心会靠近营地的边界,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小心注意着自己所处的位置。在营地周边站岗的卫兵

肯定会对她以礼相待，除非他们是一帮傻瓜，但毫无疑问，他们会执行的命令。从原则上来说，爱伦娜喜欢服从命令的人，但避开一切可能导致尴尬的事情才是明智的行为，特别是可能让亚瑞米拉怀疑她试图逃走的事情。她曾经因此而被迫在一顶肮脏的士兵帐篷里度过了一晚，那根本不是一个能睡觉的地方，到处都是虫子和漏风的孔洞。而且简妮也要离开她，不能帮她更换衣服，为她在那条薄毯子下面增添一些温暖，这一切都仅仅是因为亚瑞米拉对她的举动产生了怀疑。好吧，她确实是露出了一点破绽，但她完全没想到亚瑞米拉竟然能聪明到对此有所察觉。光明啊，她现在竟然要小心伺候那个……那个没脑子的笨蛋！爱伦娜将斗篷拉紧了一点，想要装作自己身体的颤抖只是因为不断吹来的寒风。不能这样意气用事，她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思考。她向一名用深褐色围巾包住脑袋的大眼睛男孩点点头，那个年轻人立刻向后缩去，仿佛爱伦娜瞪了他一眼，愚蠢的农民！

另一件事则让爱伦娜更为恼火。就在数里外，那个小娃娃伊兰正待在温暖而舒适的凯姆林王宫里，数十名训练有素的仆人围绕在她身边，尽心竭力地满足她的每一个要求，而她的脑子里大概只会想到今晚该穿哪套衣服，或者宫廷厨师们为她准备了怎样的宴席。有传闻说，那个女孩已经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她的某个卫兵，这也许是真的，伊兰就像她的母亲一样，毫无廉耻可言。戴玲才是凯姆林的主脑，那是个思维敏捷、极度危险的女人，只是她可怜之处在于缺乏野心。也许她身边还有两仪师资政，现在有许多凯姆林王宫中入住了大量两仪师的可笑谣传，但她们至少会有一名真正的两仪师。

现在凯姆林城中传出来的荒唐故事实在太多了，想要从中筛选出真实的讯息实在有些困难。海民凭空制造出连接远方的信道？这绝对是谎言！但白塔显然很想让一位真正的两仪师登上王座。为什么不行？尽管如此，白塔最注重的依然会是实际利益。历史很清楚地表明，无论是谁登上狮子王座，很快就会发现，她已经成为白塔所支持的对象。为了巩固与安多的联系，两仪师们会在政治上保持充分的灵活性，尤其当白塔本身已经分裂的时候，爱伦娜确信这一点，正如同她确信自己的身份。实际上，如果她所知道的关于白塔现状的传闻有一半是真的，那么为了保持与安多的盟友关系，两仪师大概会满足下一任安多女王的一切要求。不管怎样，在夏天到来以前，不会有人戴上玫瑰王冠，这段时间已经足以让许多事情发生改变了，许多事情。

爱伦娜在第二次绕行营地时，看见前面出现了另外一小队人马，正在夕阳的余晖中缓缓走过零星分布的篝火。她皱起眉头，猛地拉住缰绳。走在那支队伍最前面的是两个将面孔深藏在兜帽中的女人，其中一个身上披着用厚重黑裘

皮衬里的蓝色丝绸斗篷；另一个只披着普通的灰羊毛斗篷，跟在她们身后的四名扈从斗篷上都绣着三枚银钥匙，这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身份。爱伦娜现在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娜埃安·阿劳恩，亚瑞米拉并没有命令禁止她们有所往来，但现在这个时候，一切还是应该小心为妙。爱伦娜听到自己咬牙的声音，她只能强迫自己保持一副平静的表情。这样的会面根本不会为她带来任何好处。

不幸的是，娜埃安在她转身之前就已经看见了她，那个女人匆忙地对随从说了些什么。当她的扈从和侍女在马鞍上鞠躬表示从命时，她已经催马向爱伦娜跑了过来，她胯下的黑色骟马将泥浆土块踢得四散纷飞。愿光明烧了这个傻瓜！不过，娜埃安为什么如此鲁莽？爱伦娜很想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应该是有价值的情报，如果忽视它，很可能意味着忽略掉某种危险，当然，想要得到这个情报肯定也要冒一定的风险。

“留在这里，记住，你们什么都没看见。”爱伦娜厉声告诫过自己的随从之后，没等他们回答，就踢了一下晓风的肋侧。她不需要自己的手下向她行任何讲究的礼节，她只需要他们惟命是从，而他们都清楚这一点。爱伦娜担心的是周围的这些人，愿光明把他们全都烧死！她胯下的长腿枣红马向前蹿出，爱伦娜松开了斗篷，斗篷飘飞到她背后，如同一面撒安德家族的红色旗帜。她没有伸手去抓自己的斗篷，因为她不想在这些农夫和贱民面前显露出手忙脚乱的样子，寒风一下子吹透了她的骑马装，这又是一个让她愤怒的原因。

娜埃安总算是没有让她的黑马朝她直撞过来，她们在两队扈从中间的地方勒住坐骑。在她们身边只有两辆瘫在泥地里、卸去了牲口的满载大车，直到差不多二十步以外才能看到一堆篝火，帐篷离她们就更远了，而且附近的帐篷全都为了抵御寒风拴牢了门帘。那对篝火旁的人们只是盯着不断冒出蒸汽的大铁罐。虽然被冷风吹来的肉腥气让爱伦娜只想把胃里的东西都吐光，但处于下风处的她们至少能比较放心地交谈，不必担心火旁的那些人听到。娜埃安最好有足够重要的话对她说。

黑色裘皮的兜帽镶边环绕着娜埃安象牙色的白皙面孔，她能算得上是个美人，只是在她冰蓝色的眼睛周围和嘴角能看到一些刚硬的纹路。她挺直了腰背，表情相当平静，似乎并没有受到所有这些恼人事物的影响，她呼出的一团团白雾也同样保持着稳定的规律。“你知道我们今晚在哪里睡吗，爱伦娜？”她冷冷地说道。

爱伦娜立刻向她瞪大了眼睛。“你就想问这个？”冒着让亚瑞米拉不快的危险，只是为了问这样一个无脑的问题！但更加让爱伦娜愤懑的是，自己竟然会如此害怕亚瑞米拉发怒。“这个我并不比你更清楚，娜埃安。”她拉起缰绳，调转

马头，这时，娜埃安以稍显急切的语调再次开了口：“不要当我是傻子，爱伦娜，也不要告诉我你没有像我一样在考虑该如何跳出这个陷阱。现在，我们可否表现出一些应有的礼貌来？”

爱伦娜让晓风保持着半转过身的姿态，透过兜帽的裘皮镶边，侧过头看着娜埃安。从这个角度，她也能监视旁边那堆篝火周围的人。那些人没有一个佩戴着家徽，他们可能属于任何一个家族。他们都将没有手套的双手夹在腋窝下面，不时会瞟一眼马背上的这两位贵妇，不过他们真正的兴趣都在那堆篝火，还有火上煮牛肉的罐子，看他们的样子，也许无论是什么东西都能被他们吞进肚子里去。

“你以为能逃走吗？”爱伦娜低声问。礼貌是不错的，但她没必要为了礼貌而在这里耽误时间，让别人看见她们在相互勾结，但如果娜埃安有什么办法能逃走……“逃了又能怎样，现在你签署的支持马恩家族的誓书一定已经贴满半个安多了，而且，你不会以为亚瑞米拉能让你就这样骑马走掉吧？”娜埃安打了个哆嗦。爱伦娜不由得露出一丝冷笑，这个女人并不像她表现的那样镇定如常，但娜埃安还是能保持住声音的平静：“昨天我看见了贾瑞德，虽然距离很远，但我还是能看出他脸上堆积的乌云。那时他正在策马疾驰，仿佛根本不怕他和他的马一起把脖子摔断。根据我对你丈夫的了解，他一定已经在制订把你救出去的计划了。为了你，他敢把唾沫吐到暗帝的眼睛里。”这是实话。他会的。“相信你能明白，让我加入这一计划对你来说有着莫大的好处。”

“我的丈夫也签了和你一样的誓书，娜埃安，而且他是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他其实是太有荣誉感、太自以为是了。但在他们立下婚姻誓言以前，爱伦娜的愿望就已经成为了他行动的指引。无论爱伦娜怎样发疯，无论他怎样不情愿，他总还是会按照爱伦娜的意愿去做。他签署了那份誓书，因为爱伦娜写信给他，要他这样做，只是爱伦娜当时并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她很难让贾瑞德知道当时自己真正的想法，亚瑞米拉很小心地不让她和贾瑞德之间的距离近于一里。现在，爱伦娜已经掌握了一切条件，至少以她现在所处的环境来说是这样，但她需要让贾瑞德知道，哪怕只是为了阻止贾瑞德“救她出去”。把唾沫吐到暗帝的眼睛里？如果相信能救她，贾瑞德会把暗帝的双眼都挖出来，即使他知道这样有可能给他们带来毁灭。

爱伦娜费了很大力气才没有让心中突然涌起的愤怒和挫败感出现在自己的脸上，她用一丝微笑掩饰住自己僵硬的表情，她能在任何状况下让自己露出微笑，这是让她很感自豪的一种能力，但她现在的微笑里还有着一点惊讶和一点轻蔑。“我没有做任何计划，娜埃安，我相信贾瑞德也没有。即使我有计划，

为什么我又要让你加入？”

“因为如果我不加入你们的计划，”娜埃安语气生硬地说，“亚瑞米拉也许就会知道这个计划。她或许是个瞎眼傻瓜，但如果有人为她指出来，她还是能看见的。到时候，你也许每晚都要和你的未婚夫住在同一顶帐篷里，更不要说他的士兵还会严密保护你们。”

爱伦娜的笑容消失了，声音变得冷若冰霜，这也许是因为她的心脏仿佛突然间冻成了一块冰。“你要小心说话，否则亚瑞米拉也许会让她的塔拉朋人再和你玩一次翻绳游戏，我保证能做到这一点。”

娜埃安本不可能变得更白的面孔竟然又失去了一层血色，她在马鞍上晃了两晃，一把抓住爱伦娜的胳膊，仿佛是要防止自己栽下马去。一阵强风吹起了她的斗篷，她也没有在意，那双曾经冷若冰霜的眼睛睁大了许多。她没有再去努力隐藏自己的恐惧，也许她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她的声音变得异常慌乱，其中夹杂着一阵阵喘息：“我知道你和贾瑞德正在计划什么，爱伦娜，我知道！带我和你一起走，这样……这样我就会让阿劳恩家族效忠于你，只要我能够离开亚瑞米拉。”哦，她动摇了，她已经提出了条件。

“你还想吸引更多的人注意你吗？”爱伦娜一边怒斥她，一边拉开她的手。晓风和她的黑色驃马感受到主人的情绪，都紧张地踏着步子。爱伦娜紧勒住缰绳，让坐骑安静下来。篝火旁的两个人慌忙地低下了头。毫无疑问，他们以为那两位贵妇正在昏暗的暮光中争吵，并且非常害怕高贵的女士们会把怒火发泄在他们头上。是的，情况只可能是这样，贱民们喜欢传播谣言，但他们肯定也懂得不要卷入贵族们的争吵。

“我没有……逃亡的计划，完全没有。”爱伦娜压低声音说道。她再次拉紧身上的斗篷，镇定地转过头去查看那些大车和附近的帐篷。如果娜埃安真的是被吓坏了……当机会出现的时候……现在周围没有人能听到她们说的话，但她还是将声音压得很低。“当然，情况也许会发生改变，这又有谁能说得清？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以光明和我得到救赎的希望向你承诺，我不会丢下你。”娜埃安的脸上迸发出希望的光彩。现在，该是放下鱼钩的时候了。“但我需要一封你亲笔书写、签名和落印的信，你要在上面写明，你以完全自由的意志做出决定，放弃支持马恩家族，并发誓以阿劳恩家族之力支持我登上王位。要以光明和你获得救赎的希望起誓，绝不能有任何折扣。”

娜埃安猛地向后扬起头，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她的眼珠不停地转动着，仿佛在寻找救援，寻找一条能逃出去的道路。她的黑马还在不停地踢蹬着，喷着鼻息，但她只是下意识地拉着缰绳，防止那匹马会猛地窜出去。是的，她害怕了，

但还没有害怕到不知道爱伦娜到底想要些什么。安多的历史上有过太多这样的先例，只要没有落实到纸面上，任何话都能做出一千种解释，但一份明确写就的文件将成为娜埃安口中的嚼子和爱伦娜手里的缰绳。而当这份文件流传出去的时候，娜埃安的毁灭也就注定了，除非爱伦娜愚蠢到承认这是她逼迫娜埃安写的。任何一个遭遇这种灾难的家族，哪怕它不像阿劳恩家族那样仇敌众多，也没有那么频繁想要刀剑相向的家族成员，也都会四分五裂，瓦解冰消。许多世代以来都拜倒在阿劳恩家族脚下的小家族都会去寻求别人的保护，无论娜埃安怎样努力维持，只需要几年时间，她的御下将只剩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家族，一个大家族的零碎残余。这样的事的确曾经发生过。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爱伦娜再次拉起缰绳，“我不想让别人有传播谣言的机会。也许在亚瑞米拉夺取王座之前，我们还有机会单独交谈。”这个想法真让人恶心！“也许。”

娜埃安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她肺里的空气全部被挤了出来，而爱伦娜只是不急不缓地转过马头，丝毫没有再要停留的迹象，直到娜埃安急迫地说道：“等等！”

爱伦娜转过头，等待着，一言不发，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剩下的就是要看这个女人是否已经绝望到将自己放进爱伦娜的手里。她会的，她没有贾瑞德来救她。实际上，阿劳恩家族中所有可能会来援救娜埃安的人，大概都已经因为反对她支持亚瑞米拉而被关进了监狱。没有爱伦娜，她只能老死在亚瑞米拉的囚室中。但如果她写下这封信，对她的囚禁将完全变成另一种方式，爱伦娜将允许她拥有一切表面上的自由，很显然，她能够看清这一点，或者她只是太害怕那些塔拉朋人了。

“我会尽快让你得到它。”娜埃安终于开了口，她的声音中满是屈服和放弃的意味。

“衷心期待。”爱伦娜喃喃地说着，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喜悦。但不要让我等太久，她差点就说出了这句话。娜埃安也许是被她打败了，但一个被打败的敌人如果被过分刺激，依旧会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而且，爱伦娜害怕娜埃安的威胁，就如同娜埃安害怕她的，也许还更怕，但只要娜埃安不知道这一点，她的剑上就不会再有锋刃了。

在返回扈从中间时，爱伦娜的心情已经轻松了许多……肯定要比她的“援救者”们突然变成亚瑞米拉的部下时要轻松，可能也要比戴玲将她囚禁在亚林吉尔时更轻松。她在亚林吉尔的时候还没有失去希望，在那里，她的囚室是当地领主的房间，布置得相当舒适。虽然她不得不与娜埃安住在一起，也要比这

里舒服得多，她甚至还能自由地与贾瑞德通信。而且她相信自己诱降那些女王卫兵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程度的进展。他们之中有许多人都是刚从凯瑞安来到亚林吉尔，甚至还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效忠于谁。

现在，这次和娜埃安的偶然相遇让她重新振奋起精神，她微笑着向简妮承诺，只要一进入凯姆林，她就会赐给这名侍女许多新衣服。那名脸颊丰满的侍女立刻露出符合礼仪，又充满感激的微笑。爱伦娜在心情好的时候，总会替她的侍女买新衣服，那些都是只有富商才能穿得起的衣服。这是一种确保仆人的忠诚与服从的好办法，二十年时间里，简妮一直完美地遵循着这两种美德。

太阳在树冠上只留下最后一抹红色的边缘，现在该是去找亚瑞米拉了解自己今晚睡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了。愿光明能保佑她睡在一张像样的床上，能有一顶暖和一些、烟味又不会太重的帐篷，在睡觉前还能吃上一顿不那么糟糕的晚餐。以现在的状况，她已经不能要求更多了，但即使是这样也无法影响她现在的心情，她不仅向经过身边的男男女女们点头，还对他们微笑，甚至几乎要向他们挥手致意了。现在情况已经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了，娜埃安不仅不会再与她争夺王位，还被她戴上套索，供她驱策。她一定也能借此收复卡琳德和里尔，以及所有那些不愿意接受传坎统治的大小家族，比如艾络琳，摩格丝曾经抽过艾络琳鞭子！她绝对不会再支持传坎家的任何人了。亚姆林、爱拉瑟勒和埃布尔莱也很有可能投向她，他们都吃过摩格丝的苦头，也许还有佩利瓦和鲁安。她已经探出了自己的触须，而且她不会像那个糊涂的女孩伊兰一样浪费凯姆林的优势。在历史上，掌握凯姆林就足以得到至少四或五个大家族的支持。

时间才是关键，控制不好，全部的优势就会尽落于亚瑞米拉手中。但爱伦娜已经能看见自己坐在狮子王座中的样子了，大贵族们全部跪倒在她面前，向她宣誓效忠，她已经确定了需要替换的大贵族名单，曾经反对她的人绝对不能再有机会制造麻烦，一系列不幸的意外将为她扫清这些垃圾。很可惜，她不能亲自选择这些家族的继任者，但各种事故肯定在不久的将来以超乎寻常的密集度爆发。

爱伦娜美好的遐想突然中断了，因为一个骨瘦如柴的家伙骑着一匹壮实的灰马闯进了她的视线，看见爱伦娜，他的眼睛里立刻闪耀起病态的狂热。不知为什么，奈西恩稀疏的白发中插着几枝绿色的冷杉，就好像他刚刚爬过树一样，他的红色丝绸外衣和斗篷上都绣着色彩鲜艳的花朵，就好像伊利安人的地毯。虽然样子愚蠢而滑稽，但他也是安多最强大家族之一的家主，一个老疯子。“爱伦娜，我心爱的宝贝。”他满口飞沫地高喊着，“你在我眼中是多么的甜美啊。与你相比，蜂蜜和玫瑰都只不过是粪土。”

出于直觉反应，爱伦娜将晓风拉到右边，让简妮的褐色母马挡在她和奈西恩之间。“我不是你的未婚妻，奈西恩。”她怒喝道。想到她不得不让这样的话被周围的每一个人听到，她更是怒不可遏。“我已经结婚了，你这个老傻瓜！等等！”她一边说，一边猛地一挥手。

最后这个命令和手势都是向她的扈从发出的，他们已经按住了腰间的剑柄，对奈西恩怒目而视。这个疯子背后跟着三四十个在斗篷上绣着卡伦家族剑与星徽记的骑兵，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砍倒任何威胁他们家主的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将佩剑抽出了一半。当然，他们不会伤害她，奈西恩会吊死任何敢动她一根毫毛的人。光明啊，她真不知道该为这种事笑还是哭。

“你还在害怕那个小呆子贾瑞德？”奈西恩催赶坐骑向她追了过来，“他没有权利让你这样苦恼，只有真正优秀的男人才能赢得你，他应该知道这一点。我要挑战他！”尽管戴着红色的皮手套，但任何人都能看出他的手大概只剩下一副骨架。现在，他的一只干瘦的手正在摸索佩剑，他可能已经有二十年没有用过这把剑了。“如果他敢骚扰你，我就要把他像狗一样砍翻！”

爱伦娜敏捷地操控着晓风，开始和奈西恩绕着简妮转圈。简妮不住地低声向奈西恩道歉，装出一副想要为他让路的样子，实际上，她的褐色母马总是会挡在奈西恩前面。爱伦娜在心中暗暗在要买给她的新裙子上增加了一些刺绣。愚蠢而反复无常的奈西恩在片刻之前可能还是满口甜言蜜语、彬彬有礼的追求者，但转瞬间，他又会对爱伦娜动手动脚，好像爱伦娜是最低等酒馆的女服务生。爱伦娜已经无法容忍这些了，绝不容忍，尤其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爱伦娜一边围着自己的侍女绕圈，一边强迫自己露出担忧的微笑。如果这个老傻瓜一定要强迫贾瑞德杀了他，那她的一切计划就都要毁于一旦了！“要知道，我可不会让男人为我而打，奈西恩。”她不停地喘息着，声音显得忧心忡忡。这不是装出来的，现在她的状态就是这样。“我怎么能爱上一个手上沾染鲜血的男人？”

那个不可理喻的男人皱起眉，盯着自己的长鼻子，直到爱伦娜开始怀疑自己演得是不是有些太过了。奈西恩疯得就像一只发情的野兔，但他的精神也并非一直都是错乱的。“我还不知道你是这样……敏感。”最后，他说道。他并没有停止要绕过简妮的努力，不过他衰老的面孔焕发了新的光彩。“我应该知道的。从现在开始，我会记住你的话。我可以饶贾瑞德一命，只要他不再纠缠你。”他这时仿佛刚刚注意到简妮的存在，便立刻摆出一副狰狞的面目，高举一只拳头。圆胖的侍女缩起身子，准备挨揍，却没有让到一旁。爱伦娜咬紧了牙，给她丝绸刺绣，这当然不适合一名侍女，但这是简妮应得的。

“奈西恩大人，我正在到处找你。”一个做作的女性声音从远处传来，他们绕圈的追逐终于停止了。

看到亚瑞米拉带着她的随从们在暮色中走过来，爱伦娜长吁了一口气，但立刻又开始气恼自己的这种心态。亚瑞米拉穿着精致得过头的刺绣绿色丝裙，蕾丝缎带一直顶到她的下巴，她的手腕上也镶嵌着同样的蕾丝。亚瑞米拉身材丰满，近于肥胖，脸上总是挂着空洞的微笑，褐色的眼睛大睁着，不知道是在对什么事情充满兴趣。她缺乏看清眼前状况的智慧与眼光，却有足够的狡诈，让她知道什么地方发生了应该让她感兴趣的事情，而且她不想让任何人以为她不懂得这些事。但真正让她感兴趣的，其实只有舒适奢侈的生活和能够保证这种生活的大笔金钱。她想得到王座的唯一原因，就是王室金库能够为她提供超过任何大贵族封地的收入，保证她的物质享受。她的随从队伍规模比奈西恩的更大，不过其中只有一半是斗篷上绣有马恩家族四月家徽的武装扈从，剩下的全都是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小家族的低阶贵族，以及其他所有为了靠权力更近一点，不惜为亚瑞米拉舔鞋底的人。亚瑞米拉喜欢人们这样吹捧逢迎她。娜埃安也在她的随从队伍里，带着她的扈从和侍女走在队伍的边缘，她的目光冰冷，显然又恢复了自控的能力，但她一直在躲着贾克·卢纳特。那个干瘦的男人用可笑的塔拉朋面纱遮住了自己的大胡子，还有那种塔拉朋人的圆锥帽，把他的斗篷兜帽高高地顶起来，让他的样子更是荒谬至极，而且那家伙总是在笑。仅从表面上看，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只需要一句话就能让许多人向他下跪求饶的狠角色。

“亚瑞米拉，”奈西恩用充满困惑的语调说道，然后他皱起眉，看着自己的拳头，仿佛是对这个东西感到非常惊讶，他将手按在马鞍头上，向那个蠢女人微笑起来，“亚瑞米拉，我亲爱的。”他的声音变得很热情，不过不是对爱伦娜的那种热情，看样子，他似乎已经有一点相信亚瑞米拉就是他的女儿了，所以他很喜欢亚瑞米拉。爱伦娜曾经听过他不厌其烦地向亚瑞米拉讲述她的“妈妈”，也就是他的最后一任妻子，那个女人在将近三十年前就死了，亚瑞米拉也总是努力附和那个老疯子的回忆，但就爱伦娜所知，亚瑞米拉从没见过那位名叫米黛勒·凯尔伦的女人。

虽然奈西恩向亚瑞米拉摆出一副父亲般的微笑，但他的眼睛一直在亚瑞米拉背后的人群中搜索着，直到他看见茜尔瓦瑟，表情才放松下来。那是他的孙女和继承人，一名身体健壮、面容平静的年轻女子。她与自己的祖父对视着，脸上没有一丝笑意，然后，她拉起脑后的深褐色裘皮衬里兜帽，遮住了自己的脸。爱伦娜从没见过她显露微笑、皱眉或其他任何表情，她的眼神永远都像是一头

正在吃草的母牛，很显然，她也只生了一颗母牛的脑子。亚瑞米拉一直把茜尔瓦瑟留在身边，比对爱伦娜和娜埃安看得更紧，这样，奈西恩就不会临阵脱逃了，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但他也相当狡猾。“希望你照顾好我的小茜尔瓦瑟，亚瑞米拉。”奈西恩喃喃地说道，“现在到处都是赏金猎人，可不要让我可爱的小女孩遭受危险。”

“我当然会照顾好她。”亚瑞米拉一边回答，一边催赶她那匹喂养得太好的母马经过爱伦娜身边，却没有瞥爱伦娜一眼。她的声音像蜜糖一样甜腻，甜腻得令人作呕：“你知道，我会全力保护她的安全，就像保护我自己一样。”又是那种脑袋空空的微笑。她抚平奈西恩肩头的披风，就像是为自己心爱却又残疾的亲人整理好围巾一样。“这种天气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冷了，我知道你需要什么，一个温暖的帐篷和一些热香料酒，很高兴让我的侍女为你准备这些。爱勒恩，陪奈西恩领主去他的帐篷，为他调一些香料酒。”

在她身后的侍从队伍里，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猛地打了个冷颤，然后缓慢地催马走了过来，掀起她简朴的蓝色斗篷，露出一张漂亮的面孔和一张颤抖着的微笑表情。突然间，所有那些阿谀奉承的家伙都开始整理自己的斗篷或手套，把视线移到别的地方，竭力不去看亚瑞米拉的侍女。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都很清楚，亚瑞米拉也很有可能从她们里面挑一个出来。奇怪的是，茜尔瓦瑟并没有移开目光，她的面孔被阴影遮住，无法看清，但她显然是在盯着那名美丽的侍女。

奈西恩立刻笑得露出了牙齿，让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头山羊了。“没错，没错，我现在很需要热酒，对不对，爱勒恩？来吧，爱勒恩，你是个好女孩。你冷不冷啊？”他掀起自己的斗篷，披到那个女孩的肩头。那个女孩尖叫一声，差点栽倒在奈西恩的怀里。“我向你保证，你在我的帐篷里会非常暖和。”然后他头也不回就带着爱勒恩向远处走去，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向臂弯里的那个女孩耳语着什么。卡伦家族的扈从们缓步跟在他身后，留下了一阵鞴鞞皮革的摩擦声和马蹄踏在泥地中的湿黏撞击声。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突然大笑了起来，仿佛他的同伴刚刚说了什么很有趣的话。

爱伦娜厌恶地摇摇头，那名侍女的确比她还要漂亮，但任何在这个老混蛋面前无法保护自己的女人都是有危险的。用美女引开奈西恩的注意力算不上什么，但用自己的侍女干这种勾当就着实令人生厌了，不过，这也还是不如奈西恩本人更讨厌。“你承诺过会让他远离我，亚瑞米拉。”她用低沉而严厉的声音说道。那个淫荡的老疯子现在可能已经忘记她了，但他们总还是会再见面的。“你答应过不会让他身边空下来的。”

亚瑞米拉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她气呼呼地拉紧自己的骑马手套，她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恭维，对她来说，这是一桩很糟糕的罪行。“如果你想要安全地避开你的追求者，那你就应该一直待在我身边，而不是四处乱逛。我能阻止男人被你吸引吗？我救了你，却从没听到过你对我表示感谢。”

爱伦娜咬紧了牙，直到感觉自己的下巴开始疼痛，装出一副支持这个女人的样子已经让她很想咬些什么东西了。但她已经摆明了自己的立场，为此，她给贾瑞德写了信，甚至还要容忍和她的“未婚夫”的蜜月。光明啊，如果她敢做出别的选择，奈西恩就会将她锁在某个偏僻的庄园里，在对她肆意轻薄之后，就彻底把她忘在脑后。是亚瑞米拉的坚持才能让她维持现在这种局面。亚瑞米拉坚持的许多东西都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现在她必须忍受。也许当她的计划得以实施之后，她会让那个叫贾克·卢纳特的塔拉朋人照顾亚瑞米拉几天。

爱伦娜让自己露出一个充满歉意的微笑，又低下头，就像那些为亚瑞米拉舔鞋底的蚂蟥一样。现在那些蚂蟥都在热切地看着她的表现，毕竟，如果连她这样的大贵族都要匍匐在亚瑞米拉脚下，那他们所做的一切就都不算错了。盯在爱伦娜身上的那些肮脏目光让她只想洗澡，而在娜埃安面前做这种事更让她想要歇斯底里地尖叫。“我全心全意地感激你，亚瑞米拉。”的确，这不是谎言，她也全心全意地想要掐死眼前的这个女人。她不得不缓慢地深吸一口气，才能让自己继续说下去：“请一定要原谅我反应如此迟缓。”现在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让她感到无比苦涩。“奈西恩让我感到极度困扰，你知道，如果贾瑞德得知奈西恩的行为，又会有怎样的反应。”到最后，她的声音已经到了发狂的边缘，但她面前的这个蠢女人却咯咯地笑了起来！

“只要你恳求我的原谅，爱伦娜，”她边笑边说，面容几乎熠熠生辉，“我当然会原谅你。贾瑞德很容易头脑发热，不是吗？你必须写信给他，告诉他你的状况是多么令你满意。你的确是很满意，不是吗？你可以将信的内容口授给我的秘书，我可是不愿意让手指沾上墨水，你呢？”

“我当然很满意，亚瑞米拉，怎么会不满意呢？”这一次，爱伦娜不需要勉强自己，脸上就露出了微笑。这个女人真的以为自己很聪明，让她的秘书代笔，就排除了一切传递私密内容的可能。但这样，她就能放心地告诉贾瑞德，没有她的吩咐，绝对不要采取任何行动，而这个没脑子的白痴只会将此当做她服从命令的表现。

亚瑞米拉得意地点点头，拢起缰绳，她的随从们也纷纷效仿她的动作，如果她在头上顶个尿壶，说这是她的帽子，那些家伙肯定也都会顶上一只尿壶。“天色不早了，明天早晨我还要早起。爱德勒·巴瑞恩的厨子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

美味的餐点,爱伦娜,你和娜埃安一定要跟我一起去尝尝。”她的语气仿佛是在赐予她们某种荣耀,而她们当然别无选择,只能欣然接受。爱伦娜和娜埃安分别走到了她的左右两侧。“当然,还有茜尔瓦瑟。来吧,茜尔瓦瑟。”

奈西恩的孙女向她们走过来,但没有靠到亚瑞米拉的身旁,而是跟在稍后一些的位置上,而那些没有得到邀请的谄媚之徒都紧跟在她身后。时起时歇的冷风掀动着她们的斗篷,有几个女人和两三个男人想要和茜尔瓦瑟攀谈,都没有成功,那个女孩顶多也只是随口敷衍一两个字。不管怎样,在没有大贵族可以逢迎的时候,大贵族的继承人也是不错的选择。而且那些男人很可能都想要一个有利可图的婚姻,甚至那些人之中还有亚瑞米拉安插的奸细,以确保茜尔瓦瑟不会与她的家族进行任何联系。只要能碰触到权力的边缘,亚瑞米拉的那些走狗就会兴奋不已。而关于茜尔瓦瑟,爱伦娜也有自己的计划。

亚瑞米拉是一个不管身边的人是否爱听,只顾自己夸夸其谈的人。现在,在最后一缕夕阳的余晖中,她从里尔的妹妹会为她们准备怎样的美食,一直谈到了她的加冕礼该如何进行。爱伦娜心不在焉地听着,只是为了能在适当的时候附和一两句。如果这个傻瓜真的想对那些反抗她的人发布特赦令,那爱伦娜·撒安德也没有必要提醒她到底有多么愚蠢。实际上,就算不听这个蠢货在说些什么,仅是不得向她露出……媚笑,就已经够让爱伦娜感到痛苦了。但这时,亚瑞米拉的一句话像锥子一样刺进了她的耳朵:“你和娜埃安不会介意分享一张床吧?看样子,我们这里像样的帐篷并不多。”

亚瑞米拉还在唠叨,但片刻间,爱伦娜已经听不到她在说些什么了,她感觉自己的皮肤下面仿佛塞满了冰雪。她略转过头,看到娜埃安震惊的眼神。亚瑞米拉不可能知道她们的密谈,至少现在还不可能,而且如果她知道了,为什么又会提供一个能让她俩合谋的机会?这是个陷阱吗?是否会有奸细偷听她们说话?娜埃安的侍女?还是……简妮?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旋转,黑色和银色的星星在爱伦娜眼前不断跳动,她觉得自己就要晕倒了。

突然间,她意识到亚瑞米拉正盯着她,等待她表达对某件事的看法,而亚瑞米拉的脸色已经愈来愈难看,愈来愈不耐烦了。爱伦娜的脑子疯狂地转动着,是的,她知道那是什么了。“一辆镀金马车?”多么荒唐的想法,还不如坐上一辆匠民马车!“哦,太棒了!你的主意可真是精彩!”亚瑞米拉愉悦的傻笑总算让爱伦娜的呼吸顺畅了一点。这个女人真是没脑子的蠢货。也许她说的是实话,这片营地的确没有多少像样的帐篷,更有可能是她认为不必再担心她们两个人了,因为她们已经被驯服了。爱伦娜也龇出牙齿,摆出一个和亚瑞米拉同样的傻笑。但现在爱伦娜已经不再去想让那个塔拉朋人“关照”这个女人的事